

往事如昨

老福山 灯光球场 看球赛

杨淳

上世纪70年代初,“篮球之乡”烟台举办过一次“全国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暨篮球赛”,虽然只是一个分赛区,但终究是国家级的体育赛事,有十几个省代表队参赛,其规模和声势在烟台历史上是空前的。

为缓解烟台城区(现芝罘区)方方面面的压力,要在周边县设立一个分赛场,建造一座灯光球场,距离最近的福山县城成了不二之选。接到任务,当时的福山县高度重视,克服了财力、人力、物力和技术方面的重重困难,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,一座高标准、现代化的灯光球场就顺利落成。

1973年8月,全国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暨篮球赛(烟台赛区)准时拉开帷幕。

从广播里和人们的口耳相传中得知福山灯光球场篮球赛的消息,我和同在生产队推小车的几个小伙伴非常兴奋。当年农村相对闭塞,文体活动贫乏,通信更是欠发达,不像现在坐在家里或在手机里就可以即时观赏到世界级的体育赛事。能在家门口看到国家级的篮球比赛,那将是多么荣幸和惬意的事儿!

得到灯光球场哪天晚上开赛的确切信息后,我和小车队里另外两个小伙伴,中午饭后没休息就提前上工,提早1个多小时完成了当天推小车的任务。推小车是生产队最苦最累的活儿,因为可以“量化”,在时间安排上就有了一定的弹性,如果有事儿,你可以和队长说一声,提前干完自己应承担的任务而早点收工。

当太阳还有一竿子高的时候(当时生产队社员出工总是“日未出而作日落后才息”)我们仨就收工回家,简单洗了把脸,换下满是汗渍的衣衫,来不及吃饭,每人拿了一块冷苞米面饼子,边吃边骑着自行车上路了。20多里的乡间土路,颠簸了1个小时左右,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才赶到城里。

灯光球场位于老福山县衙大堂门前,也就是现在县府街区委区政府对过偏西的地方。到了目的地,正值观众入场高峰,人们鱼贯而入,我们三个也没细看,随着人流就往里走,却被人伸手拦住:同志,请出示你的门票!我们三人顿时傻眼,这才发现,入场的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黄色的入场券。原来不是可以随便入场观看比赛的,可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售票窗口啊。经打听得知,入场券是主办方免费发放给县城周围机关事业单位和厂矿企业的,并不对外售卖。

看着别人持票入场,我们仨只有眼馋和干瞪眼的份儿。看了好大一会儿,还发现有没有票的被工作人员领了进去,可惜我们谁也不认识。

悻悻然离开北门入口处,心中总有不不甘,大老远辛辛苦苦就这么白跑一趟?我们绕着灯光球场转了起来。这是一座呈南北走向、没有顶盖的椭圆形建筑,南北长约80米,东西宽约50米,外墙是由青灰色石头砌成,有六七米的高度,里面的构造则不得而知。此时此刻,场内的比赛早已开始,时不时地传出裁判员短促而响亮的口哨音、观众席上经久不息的掌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加油呐喊声。

听着场内沸腾的声音,想象着里面热烈的场面,看着眼前那高高的围墙,我们只有无奈兴叹:看来今晚看球的愿望是泡汤了!可是,事情往往有着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

花明又一村”的契机。当我们转到南门入口处,我意外碰到了中学时教我们体育的董来运老师,他胸前挂着工作人员的牌子。毕业四五年了,见到老师自然亲切,寒暄之后,我急忙向董老师诉说了我们的情况。董老师略一沉吟,说:“看球赛门票是公益性发放,入场也不是那么十分严格。这样,今天的两场比赛,第一场马上就要结束,我可以把你们领进去,只是已经没有座位了,你们只能站在通道上看一场比赛啦。”能进去看我们已求之不得了,哪还能管有没有座位?董老师又把我拉到一边说:“如果你们还想来,可得持‘票’入场。”并把怎样取得票的方法和我悄悄说了,我高兴得直点头。

董老师把我们领进去后,就忙他的去了。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,有几分钟的休息时间。我们站在一个通道上打量起来。偌大的球场四周,是十几层阶梯式的水泥看台,一直延伸到六七米高处的外墙边缘。看台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观众,有五六千人的样子,似乎没有什么座位编号;每隔几十米留有一个一米半左右的上下通道。球场上空架设着几十盏探照灯式的大灯,从不同角度全方位照射着整个球场,亮如白昼。场上一方球员围在教练身旁聆听其面授机宜,一方球员正在做着热身活动,不管站在哪个位置,连个影子也不会投下。听人说球场地面是由三合土掺食盐辗轧而成,太阳暴晒不会干燥起尘土;大雨倾盆过后就可照打比赛不误。

接下来的一场比赛,其精彩程度和全场的热烈气氛自不必细说,我们仨也过足了眼瘾。尽管我们只看了一场球赛,心里还是感到无比的庆幸和满足。

回家路上,我们仨仍余兴未尽,谈论了一道。两个伙伴问我,我们哪天再来找董老师把我们领进去?我故意卖了个关子:“董老师说了,仅此一次,下不为例!”两人立刻耷拉了脑袋。走出100米不到,我还是没绷住,告诉他们,董老师面授机宜:门票是用彩色广告纸油印的,但每天都会换成不同颜色,你们只要找到和当天相同颜色的广告纸就可以。我还告诉他俩,我表哥在机关当收发员,各种颜色的广告纸应有尽有。他俩听后,骑着自行车几乎手舞足蹈起来,害得我们仨的自行车差点撞在一起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们仨隔个一两天就会捧着提前把活干完,傍晚跑到灯光球场,“侦察”到当天球票的颜色,把提前从表哥那里搞到的广告纸裁成与球票同样大小,三张“票”卷在一起。在几个收票员中,我们瞅准机会把“票”递给董老师,董老师收到“票”后点点头就放我们进去了。去得稍早一点的话,还能碰上座位,虽然有这个“混票”的捷径,但我们却不能天天去,因为我们尽管年轻,但身体终究不是铁打的,天天白天干着超重力活儿,晚上再连轴转肯定是受不了的。

记得我们前后共去过五六趟,每晚两场比赛,共看过十多场,大饱了眼福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,我们烟台地区的中学生篮球队(按照惯例举办方可单独组队参赛)和黑龙江省队的一场比赛,借助主场优势,在全场观众热烈的助威鼓劲的呐喊声中,烟台小将们愈战愈勇,最终以6分的优势战胜了黑龙江省队!

内夹河的旧时光

赖玉华

初秋时节,天空的尽头也抬高了半分,风轻轻吹拂,天蓝得清澈。向晚的云朵牵着我的脚步,来到隅园公园看流水看落日,在内夹河边安静地坐下,赴一场儿时的约会。

内夹河位于福山区中、东部,从源头算起全程大约65公里。1958年门楼水库兴建之后,内夹河便成为烟台的母亲河。旧时光穿过榆树林的林荫小道,小脚丫踩着细软的沙滩,一个燥热的午后与河水撒欢,与鱼虾攀谈,流淌的河水摇着童年的歌谣,把我拖入两小无猜的少年时光。

晚风送来熟悉的声音,岸边那一片榆树林将我的思念牵扯。儿时顽劣的情景犹如昨天,在蝉鸣的夏日,比赛爬榆树撸榆钱似乎尽在眼前。一串串缀满枝头的榆钱,在风中摇曳,扁圆形的种子躺在榆钱中间,它色泽淡绿或黄白色,簇生状间断着生在枝条上,圆圆的像古代的铜钱。每年春末夏初来河边玩耍,小伙伴们就会不由自主去撸几串粘嘟嘟、甜滋滋的榆钱,一边撸着一边往嘴里塞。疯够了玩腻了,再撸几串带回家。大人们会用它煮粥、笼蒸或做成菜片片、榆钱窝窝头等,那甜丝丝的窝窝头成为我们童年温暖的记忆。

榆钱唤醒我儿时美好的回忆,记得有个邻居家的小孩尿路感染,就是用这个榆钱煮水给那孩子喝,没几天,那个小孩居然就好利索了。听奶奶说,榆钱是好东西,能清热利尿安神,有祛痰止咳的功效,但是不能贪吃,体寒的人肠胃会受不了。

快乐的童年载着我的脚步,来到河岸的一条蜿蜒崎岖的小路,偌大的葫芦湾扑面而来。说起葫芦湾,以前那里只是东北关的乱葬岗,一块很大的凹地,里面是肥沃的黑土地。老人说那里的风水好,夭折的小孩大多埋在那里。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初,围拢建起了葫芦湾,水源来自内夹河。

葫芦湾里养殖了一片油绿的水葫芦,据当年村里的蔬菜科研技术员说,水葫芦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凤眼莲,是一种漂浮的水生植物,由东南亚引进而来。它尤其喜欢温暖、潮湿、阳光充足的环境,适应性特别强。水葫芦的全草都可入药,有清热、祛风湿、消肿的功效。

十亩方塘的水葫芦,在每年7~10月开花,它的花为浅紫色,远远望去,它的花絮像个娇羞的少女在水中舞蹈。东北关村的管理员对水葫芦特别上心,在他的精心侍弄下,水葫芦生长得特别快,叶片青翠欲滴。等快要连成片时,管理员就会划着竹排去打捞。打捞上来的水葫芦运送到东北关的养猪场,那些猪啊吃着可带劲了。饲养员说,猪吃了它可以促进生长发育,还有利于牲畜的身体健康。

我和小伙伴也时常偷偷地来

这儿,拿着竹耙到葫芦湾接水葫芦,喂养自己家的牲畜家禽。家乡的母亲河就像我们的衣食父母,不仅让我们生活充满喜悦,也给我们的童年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晴朗的夏天,不知疲倦地在沙滩上奔跑,午后躺在沙滩上,身上再覆盖着细沙,享受着微风吹拂,享受着日光浴。放学后,落日的笑脸还在山头,呼朋唤伴去河边漂流,水中变换着各种姿势,一会儿潜水,一会儿仰泳。扑腾的水声,咕咕的蛙叫声,林中的蝉鸣声,大人们着急的呼唤声,在内夹河上空荡漾着。

河的中心有一排排大大小小的洗衣石,经年累月的流水冲击,使它们相对圆润光滑。小伙伴们挽着裤腿在河里摸鱼网虾,坐在洗衣石上,伸着小脚丫诱惑小鱼,任它吻我们的小脚丫,特别好玩。有时索性在河里跳水打水仗,丢石子看谁抛得远。

冬天,它就是我们的天然滑冰场,即便一次又一次滑倒,跌得青一块紫一块也不在乎。还会咧着嘴说,我是刚强的小战士,这点疼算什么。那时尽管物资贫乏,但母亲河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力,也带来了无穷的学习乐趣。

内夹河上,还有童年的小木桥。它是连接东西两岸的重要通道,两岸的村民物资买卖互动,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。小木桥不高,坐在桥上脚丫能够到水面,不是雨季的话,河水清澈见底。每当雨季来临,门楼水库就会开闸放水,小木桥就会撤掉。这时河水极深,经常能看到河里有大鲤鱼跳跃翻滚,我们都说那就是鲤鱼跳龙门。

汛期来临,河两岸摆渡人支起小木船摆渡。这个时候夹河犹如美丽的西湖,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。小木船在河面滑行,过河的村民们坐在船上,一边欣赏波光粼粼的水面,一边盘算着今年的收成。东岸的村民经常摆渡到我们东北关村北店子街赶集做买卖,或者来供销社买日用品。直到后来在港城西大街内夹河段建起城中第一座石板拱桥,小木船才逐渐退出舞台。

记忆里,内夹河的四季都是美的。春回大地,走在野花盛开的堤岸,眺望着河面,可见河面上杨柳依依,轻舟荡漾,犹如一副丹墨流水画轴。夏季孩子们的戏水声、大人们的捣衣声、虫鸣蛙叫声与流水潺潺相互交融,变成一首美妙的交响乐。秋天的小木桥吱吱呀呀唱着童年的歌谣,向我们吹响一个又一个金色的黎明。雪天银装素裹,河堤边的孩子们玩耍滑冰,欢笑声与满天飞舞的雪花,弥漫在童年的世界里。

高悬的明月,是乡愁的落款。内夹河载着我的童年,走过一个又一个暮鼓晨钟的日子,它是我成长的摇篮,也是我心灵得以栖息的家园。